

窗外雨聲未曾間斷，將空氣染上潮濕氣息，再被刀具迴旋帶出的氣流劃破。待男人步至床邊，少年便順手把刀械按至床頭櫃上。

養傷期間或許稱不上性愛的良好時機，卻也沒有更能消磨時間的休閒娛樂。為了避免小鬼做出更傷身的蠢事，★索性答應了邀約。

「終於來了。」◆狡黠一笑，長腿正要跨坐到★身上，就被男人騰空轉了向，背對著撈進懷裡。手臂緊箍住腰間，雙腿則被西裝褲包裹的長腿撐開。除了隱隱嗅見的菸草味，這近乎背後擁抱的姿勢也讓◆感到不自在。

「臭死了，不是讓你去洗嗎？」

「洗過了，本來還想噴點古龍水，但你上次看起來不喜歡——」★有些無奈，正要提議還是自己再去清洗一次，就被◆打斷：「囉嗦，直接開始吧。」

「如你所願。」男人笑著應和，隨手拉下◆的病人褲，掏出裏頭沉甸甸的器物。

或許是距上次歡愛已有段時日，帶有厚繭的大掌沒擡動幾下，少年性器便巍巍立起，突兀矗立在寬鬆褲頭上方，龜頭泌出些許前液。男人卻未因此加快速度，指頭慢得像要摸清肉柱上的每根筋絡，就連另一隻手把玩卵袋的手法也像在隨意掂量。

如此快感就足以遏制新舊傷交織造成的痛癢，◆身軀微微起伏著，喘息到嘴邊硬是悶成幾聲輕哼。頸部刺青在泛紅肌膚上開成一朵艷麗的花，隨主人動作輕微搖擺，刺眼得讓男人移不開目光。

確認小孩能承受現下的強度，★加快速度。層層堆疊的酥麻感最終讓◆挺起身，半裸臀瓣蹭起身後勃起的硬熱，帶點啞啞的語調不失笑意：「老東西不打算幹點更刺激的？」

「◆，你還在休養期間。」★正色道，按著腿將人壓回。

「太小看人了吧？」少年並未乖乖聽話，反倒揚起一抹譏諷的笑，裹著繃帶的手向後伸去，指節硬是擠入兩人貼合的肉體間，試圖開拓乾澀的甬道。前臂擠壓到腰部的傷口，異物進入所帶來的奇妙感與刺痛相交，化成難以言喻的快感，讓他忍不住加大動作，貪婪地索取更多。

「欲求不滿的小鬼。」擔心◆粗暴的舉止會讓傷口裂開，男人抓住那截沒被繃帶包裹的手腕，從床頭抽屜裡翻出潤滑液。趁此間隙，少年未傷的左手靈活解開身後人的拉鍊，自褲袋中撈出蓬勃巨物，報復般搔弄起敏感的溝槽。

聽見男人氣息沉了幾分，◆笑出聲：「老男人也沒嘴上說的從容啊。」又以未開拓完全的穴口頂弄幾下碩大龜頭。

可惜那張嘴沒能囂張多久，少年便被扯著側過身，給了個猛烈深入的親吻，任憑他掐緊陰莖，對方也不願停下。

未完全復原的腿踢在男人身上更像調情，這過於彳亍的姿勢讓他無法逃脫，只能被迫承接這個吻：沒有菸味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薄荷清香，與方才肉體交纏出的汗液相融成微妙的煽情氣味。

★將沾滿暖熱液體的指頭緩緩探入肉穴，找到熟悉的敏感點按壓，也讓◆嘴邊逸出的輕哼被接吻時的唾液聲淹沒，徒留幾聲斷續吐息。

手指翻攪時帶出的液體順流而下，粗大陰莖順勢擠進腿縫。深褐色肉柱磨蹭腿間隱密的傷疤，在微微隆起的疤痕上擦出陣陣爽感，迫使◆不自覺將腿夾得更緊。

大掌避開帶傷的腰部，探入下襠間揉弄敏感的胸脯，被搓揉的乳尖迅速硬起。偶爾擦過下方的舊傷疤時，淺白刀疤周圍會被染上一層薄紅，少年隱約瑟縮的反應則會勾起男人興致，再度以指繭撫過那些傷痕。

漫無止境的親吻以少年狠咬在男人唇上終結，那雙牡丹色的眼眸略為迷濛，仍不忘譏諷男人幾句，可較平時乾啞的嗓音已顯現他的情動。被吻得紅腫的唇角還沾染水光，黑痣點綴其上，在在讓◆看來比平時誘人。

「老男人你該不會是怕被病人榨乾下不——唔！」見男人不為所動，小鬼繼續喋喋不休，話語卻在途中戛然而止。

唐突挺進後穴的肉棒同時堵上了兩張嘴，讓語句碎裂成斷斷續續的喘氣聲。★扼住◆未傷的那側腰，胯部不斷向上頂弄，次次撞在前列腺上，也將抽插時翻出的白沫再度搗回體內。

「不，我只是在想……」★故作思索地撫了撫鬍鬚，沉吟道：「要是這一砲能讓病人好好休養，那真是再好不過了。」

陰莖猛烈操弄，在精實臀上撞出響亮拍擊聲，像要代替男人平日的說教般，給予少年真切確實的教訓。

只可惜★最後沒有如願，也讓這樣的休養方式後來在房內上演了不只一次。